

春秋管窺

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涓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管窺卷五

新昌縣縣丞徐廷垣撰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僖公於閔雖非子承父位而繼其統者固應與君父同不書即位亦以繼弑君也左傳謂公出故非也閔

二年九月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成季入立僖公及慶

父縊高子來盟魯亂亦已平矣豈至改元而尚以先
曾出奔遂廢即位之禮乎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書次而後書救志存乎救三國之師次于聶北救邢
是也書救而又書次志不存乎救叔孫豹救晉次于
雍榆是也論者以次為緩詞譏齊桓救邢之不速不
知救援之師必察其形勢審其虛實攻其所必救出
其所不意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若必以速為貴以

摧鋒陷陣為賢幸而勝則我軍之死傷實多不幸而
不勝則棄甲曳兵敵勢益張非特無益於援國而且
愈速其亡矣如後世竇建德之救王世充其臣凌敬
言曰大王宜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遂踰太行徇汾
晉則閩中震懼而鄭圍自解建德不從軍敗被擒而
世充遂亡速亦何益乎救哉夫齊桓北伐山戎南伐
楚東却淮夷為中國救患分災凡小國之望援於齊
者不獨一邢如皆以速救致戰為期不計難易強弱

幾救人而國不困斃安能成霸勲以匡天下乎且狄之病邢久矣閔元年齊人救邢今又以三國之師次於邢地以觀釁非志不在救也卒之邢潰奔師師遂逐狄人曷嘗不藉三國之救乎有謂三國稱師兵力有餘怠於進兵以致邢潰不知狄人方強入衛困邢伐晉滅溫一時未有能制之者而謂三國之師速進狄即望塵奔竄恐未必然矣無全軍制勝之謀而恃師武臣力此晉先殺之所以喪師于邲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遷之者諸侯而曰邢者明邢志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邢之不能扞狄勢也桓固無如之何也遷夷儀以城之存邢之善策也桓固不敢不力也重列三國之師者以春往救邢至于六月城邢猶是三國之師而莫或告勞可謂勤于簡書矣故重序以志其勲

秋八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夫人薨不地其地者何諱故也蓋桓公召而殺之于夷也其曰齊人以歸者殺而以其尸歸齊非歸魯也如以喪歸魯則夷之去魯非遙何越六月而始至且文亦當書齊人來歸夫人之喪矣何曰齊人以歸也

楚人伐鄭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預弑二君幾亡魯國霸主討而戮之義也子不
可以讐母僖公請其喪而葬之亦義也不稱姜于齊
已絕之也不去氏于魯猶母之也書曰至自齊明尸
已歸齊故喪自齊至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城楚丘為衛也何以不言城衛衛未遷也城之者諸
侯何以不書諸侯以書諸侯則功歸霸主桓業小矣
不書諸侯若列國之自城而桓不居其功則桓業大

矣當衛之為狄所敗遺民渡河野處立戴公以廬于
曹齊桓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
曹歸其器用財物戴公卒文公立又城楚丘而遷之
使衛國忘亡其德亦云厚矣而桓不居其功若諸侯
之自為城故經不書諸侯以大之自左傳有諸侯城
楚丘封衛之言公穀遂以桓為專封胡文定因謂邢
遷于夷儀遷出已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為同
患相卹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救患也衛人渡

河野處曹邑文公徙居楚丘而百姓悅則其國固嘗
滅亡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
故畧而不書諸侯不知邢潰奔師邢亦不守其國矣
三國之師具邢器用而遷之何異于衛衛雖敗亡戴
文相繼非無君也遺民尚存其滕楚丘之邑猶在非
無民與土也安得云滅即安得云封夫所謂專封者
或天子革除之國或久經滅絕諸侯一旦不請王命
而復立之君與之土地人民是謂專封今衛不幸為

狄所敗有君有民有土齊桓為之戍守城城以救其危豈曰專封設楚丘不城當日諸侯有能殄滅狄人其時衛文將謂其國已滅遂不敢復歸故都乎抑并所存之土地人民俱不敢有乎歸故都而有其土地人民遂謂擅自封乎吾知其論固多窒矣左氏謂不書所會為後亦非也凡會而後至不書其國以辟不敏非竟不書諸侯也楚丘之城必諸侯分地受工若魯不往城則固當書諸侯往而城之則魯之勞自不

可泯豈以後至而沒其功或又曰城邢再序三國之師詞繁而不殺城楚丘畧而不書諸侯以繁詞為善耶則畧為不善矣以畧為善耶則繁為不善矣二者何居不知三國之師于春次聶比救邢至于六月猶是三國之師不以久役告勞故再序以志其勤若狄之入衛在閔二年齊已為之戍守為歸器用財物僖二年又為城楚丘而不合諸侯惟令各致其工故直言城楚丘而不序諸侯正以齊桓功在再造而不自

以為功若魯自往城于以見桓業之大非畧之也不
然晉之城虎牢城杞脩書諸國矣豈賢于城楚丘而
善之耶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虞以小國而序晉上虞主兵也謀伐虢者晉何以虞
主兵虞貪賂而借道于晉以伐虢且請先伐故以虞
主兵罪貪也下陽虢邑也邑何以言滅以下陽為虞

虢之要二國所恃以為國者下陽在而虞虢存下陽
亡而虞虢舉矣故虞虢之亡不亡于其亡之日而亡
于其亡夏陽之日春秋書滅下陽而虞與虢之滅不
書正以見王公設險以守國之義有國者固不可不
知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國盟法然入盟而
江黃小國遠與霸主上公盟必二國之君實來而非
微者明矣其稱人以未爵命于天子也公穀謂大國

言齊宋遠國稱江黃則其餘諸侯莫敢不至非也夫
諸侯之盟名列載書其先後位次無國不記若舉其
大者遠者而其餘不序則至者何國盟者幾人隱而
弗錄何以示後春秋惟後至不書所會無有至而止
書大者遠者之理劉文公合十八國之諸侯于召陵
夫子猶詳書之况齊桓遠服江黃而止列四國餘皆
削而不序豈所以昭盛事乎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徐人取舒

六月雨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伐楚之謀已定于陽穀此先侵蔡者披楚之黨也遂者繼事之詞亦不留滯之謂蔡潰而楚已震動遂乘勝勢伐之故楚不敢以師禦而使與師言責之包茅不貢而使者即服罪也次于陘者據其要地按兵持重以待楚之來服也

夏許男新臣卒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者楚大夫始進而以名氏稱也何以進之以來盟為能服義也其來盟于師者楚子使其來受盟于師也不書楚子使者不使楚與桓敵也有謂盟未前定者非也楚使先已服罪而諸侯之師復進于陘故楚之君臣震懼使完來受盟若盟未前定來持兩端則當云楚屈完如師矣何以遽書來盟于師也惟完來請盟故齊桓退舍以為之禮書曰盟于召陵者見

齊桓之以德禮服楚不以兵威自恃為能得懷遠之道故特志其盟之之地以深美之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濤塗挾私以悞軍道宜有罪者也霸主會諸侯申軍法以戮之可也否則執付其君自戮之或歸京師以請王誅亦可也而擅自執焉則諸侯無越國執人之例雖濤塗有罪而擅執不可以訓故執之者稱人明

不與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及者魯及之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首以二事三事出者則以其重者至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
曹人侵陳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正殺世子稱君殺之不以義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夏公孫茲如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

首止

會于首止定儲位也不言公會而曰及者言公會則夷王世子于諸侯矣言及諸侯而殊會王世子正以見桓之尊王世子不敢以人臣與之抗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國語

六言諸侯盟者明王世子不與盟也會盟同地而重言其地者以盟與會非一事地不必其同故必志其盟之之地無竟書諸侯盟者首止葵丘平丘之盟雖同地必重言之也盟有書諸侯有不書諸侯者以無事問之則書盟于某地而不言諸侯若馬陵柯陵戲亳是也有事問之則書諸侯盟于某地若葵丘祝柯重丘是也首止之盟無事問之而復言諸侯者正以表

王世子之不與盟也鄭伯逃歸者逃其師而歸也首
止之盟齊桓翼戴王室以定國本義也鄭伯逃之是
逃義矣故賤而書逃等之于匹夫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

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左氏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附于姑則弗致也致者升其主于太廟得合食也哀姜以罪殺于齊非特不薨于寢雖

僖公以嫡母之誼請其喪而以小君禮葬之然得罪于宗廟不可致也僖公始疑而終致亦弗察于禮矣公羊謂致夫人譏以妾為妻蓋脅于齊女之先至者穀梁謂立妾之詞董仲舒治公羊遂謂僖公娶于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為夫人劉向治穀梁謂僖立妾母為夫人以入宗廟妾母指成風也夫僖公從齊桓伐楚救許救徐以攘夷植夏為事故詩人美之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安肯背霸主而潛通于楚甚且與

之結婚姻乎且以齊桓之盛欲以女妻僖魯豈不敬
從恐後而顧先為夷女之媵復魯制之使以妾為妻
自犯諸侯之五禁此至愚不為而謂桓公賢者為之
乎且異姓不相為媵桓豈不知非禮一舉而兼數不
韙桓固必無是事矣至于廟中無立妻之禮又安有
立母之丈夫人君在則入廟共祭君薨則否成風生
而入廟何為乎此皆穿鑿附會而不慮其不近情也
後人舍左氏明徵而必曲說之是從何耶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盟有日有不日者乃舊史之詳畧非有所取義也葵丘之日公羊以為危之謂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穀梁以為美之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夫危之與

美之其義判然而各執一詞將何說之從謂日為危之則踐土蟲牢鷄澤澶淵之盟皆日豈盡危之乎且葵丘之會惟六國而後之會鹹盟牡丘會淮皆至則所謂叛者九國何所指耶謂日為美之則僖之盟薄盟宋文之盟穀成之盟蜀皆日豈美之乎此二傳穿鑿之過至會盟同地而必書其所于首止平丘葵丘皆然胡氏謂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此亦非春秋之例

甲子晉侯佹諸卒

是月戊辰之後不應有甲子杜預以甲子為九月十一日戊辰為十五日書在盟後從赴非也史從來赴如壬戌平王崩而赴以庚戌則從所赴未有不序時日先後而顛倒以書者設夏卒而秋赴豈亦將先秋而後夏謂書在赴後乎疑卒之日有悞也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不曰殺子而曰殺其君之子以奚齊未即位也未即

位而已居嫡次則異于衆公子矣稱子則已重稱公
子則已輕故曰君之子也左傳言荀息立公子卓而
並未言立奚齊此可證其未即位矣或謂獻公既卒
奚齊即應嗣位何有越月而未即位者然晉厲之弑
大夫逆周子庚午盟而入至辛巳朝于武宮二月乙
酉方即位于朝周子以諸大夫之同欲而即位猶踰
月况奚齊有三公子之黨不順踰月而未即位亦何
異焉不然未葬之君宜稱子何謂君之子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秋滅溫溫子奔衛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卓立而既葬則成君矣故書弑其君及者連及也荀

息書及志死難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殺大夫稱國者君殺之也君殺之曷為稱國謂以國

法殺之也穀梁謂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又曰稱
晉國以殺罪累上也按春秋之殺大夫凡三十有七其
稱人以殺者五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衆也宋
人殺其大夫司馬傳曰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亦殺
者衆故不稱名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及士穀箕鄭父
皆作亂而國人殺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時陳無
君公子招歸罪于過而殺之俱不得為君殺故稱人
其稱國以殺者三十有二豈皆無罪殺乎如里克之

弑二君與一大夫猶曰無罪更以何者為有罪乎其

曰罪累上者謂下有罪而亦當連及于上但人君施

法惟論其殺之當否耳殺之而當則臣服其辜殺之

而不當則君任其非安得謂臣有罪而又以累上乎

至于稱大夫明其位也非與之而不去其官也春秋

凡殺大夫無有不書大夫者寧皆與之乎殺州吁無

知夏徵舒之不稱大夫者以討賊告故不稱大夫也

殺里克稱大夫者由不以討賊告故仍從殺大夫之

例也

京師大夫春由不以信類吉姑而於姑大夫之

秋七月

婚姑之不婚大夫春以信類吉姑不婚大夫也

冬大雨雪

夫無亦不善大夫春寧吉與之乎姑州和難

十有一年

大夫四其好也非與之而不志其官也表林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安晉信且存罪而又以果止乎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當國存罪其辜好之

秋八月大雩

春防不存罪而亦當與及于土師入茲茲

冬楚人伐黃

一大夫防不存罪與以國春為存罪乎其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衛自懿公喪敗以來齊桓力為存之為之戍守為之

城楚丘前年以狄勢日張又率諸侯城楚丘之郭以

預備其于救患恤隣之義不可謂不盡矣乃城甫畢

而次年狄侵衛論者遂皆以怠荒責齊桓毋乃非君子之恕以責人乎夫勢有強弱時有難易狄之強固非齊所能一麾而服者以宣王之盛獫狁之熾薄伐至于太原而已如以區區之齊而欲使之南服楚北服戎狄東服淮夷使皆俯首聽命莫敢侵犯中夏否其即謂之怠荒此固桓之所不能也必如是則窮兵黷武民不堪命齊將覆亡之不暇而又何暇乎憂人

夏四月葬陳宣公

葬宣公于栗門之外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城緣陵者即會鹹之諸侯也淮夷雖病祀而祀未至
于敗亡諸侯城而遷之功固當錄也故書諸侯城以
志其功志其功則功小矣未若城楚丘之不志其功

之為大也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左傳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是季姬為已嫁之女矣公羊穀梁皆謂使來朝者使來請已則季姬為未嫁之女按春秋之例內女已嫁于諸侯者必繫之國此不繫國明未嫁也夫鄆為小國夙親附魯又季姬嫁焉即欲其來朝徵之可也何至來寧而怒止其女并絕而不繫之鄆耶姬既見止遣使速鄆子朝可也亦何必往遇于

三塗而面使之鄆子既造魯境明非掘強不服者何待

姬遇而始聽其使此皆不近情理之事且姬于鄆子

十既成夫婦其往見鄆子言會可也何以曰遇遇者諸

侯未及期而相見之禮豈夫婦之相見亦有遇禮乎

又及者內及外之詞今季姬及鄆子明內季姬而外

鄆子非先夫後婦之稱其為未嫁女審矣謂季姬招

搖四方以擇耦恐亦未必放誕如是疑鄆子曾請昏

于魯而公未之允季姬欲之故潛約會防而使來請

已陽若道途之偶遇者即事以書而姬與鄆子之越

禮私會公之溺愛罔覺其非已畢著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

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盟牡丘而遂次于匡非急于救也使大夫帥師往救而諸侯遙為聲援乃節制之師非觀望不前者比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諸侯不親救徐故至會而不至救公羊謂桓會不至

此何以至久也范氏謂危而致之程子因有告廟過時危之之分要皆非經例也辨在桓二年

季姬歸于鄆

歸鄆而不繫以鄆明初嫁也如曰中絕豈有既許之歸猶絕而不繫之國乎

已邠晦震夷伯之廟

晦者月盡日也公穀皆釋為冥非也蓋九月已邠至明年正月朔戊申凡九十日以歷推之已邠非月盡

日乎隕石書朔震夷伯之廟書晦昏偶值晦朔而史
因志之以為考歷者之證焉耳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及者內及外也戰而以晉為及者內同姓而外異姓
也獲晉侯不言師敗績者君雖獲而師未敗也胡氏
謂君獲不言師敗績非也按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

獻舞歸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皆君獲而書師敗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言隕石而不言石隕者以石隕則為自隕仰空無石安得有隕言隕石則固有主是隕者不知其何所來所以徵異也先言宋而後言五者以隕在于宋遍察之則有五也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是月者即隕石之月明不相遠也公羊以不日為晦
謂春秋不書晦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無此例
也按已邠晦震夷伯之廟甲午晦晉楚戰于鄢陵曷
嘗不書晦乎六鷁退飛者非鷁自退有主是退者而
不知其何以退是以為異也過宋都言退飛之遠非
稍稍前却者比二異俱見于宋明為宋戒觀後五年
宋襄見執于楚後六年敗于泓知吉凶先見之微君
子固不可不察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

曹伯于淮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夏滅項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齊桓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為太子則孝公已受命于

君父矣無虧之立未之有命也易牙豎貂殺羣吏以

立之非為亂乎宋襄率諸侯伐之乃伐其亂非伐喪

也胡氏以奉少奪長罪宋襄過矣夫長幼之辨當辨

之于未立之先人主意有所偏臣下執而爭之宜也

若儲位已定神器攸歸一旦君沒而臣子稱兵宮闕
欲建長而黜幼得不謂之亂乎猶執長幼之論謂立
無虧為是納孝公為非得無以豎貂易牙之為為是
而賢之乎又以仲山甫爭戲括之事為證不知山甫
亦就其未定而引義以爭之耳非謂日後魯之臣子
十當違命以抗王也不然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幸
而其臣無間言設不幸而有豎貂易牙之輩樹建長
六黜幼之兵豈亦云當助之而黜武王乎若晉之重耳

夷吾皆長也奚齊卓子皆幼也然奚齊已主喪位則書殺其君之子卓子既立則書弑其君春秋之不與亂臣藉口反正亦較然矣而又何罪乎宋襄之伐齊乎

夏師救齊

伐與救必先審其是非伐為是則救之者非救為是則伐之者非非謂書救皆善也楚人圍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楚猶夏而中國救之晉悼公伐

鄭而楚公子貞帥師救鄭是中國討即楚者而楚救之豈亦云凡救皆善而無所別乎公子無虧倚亂臣以篡立逐先君所立之嗣固隣國諸侯所當仗義以討者而反救之可乎書救不言公與大夫而僅言師明有所諱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甌齊師敗績

及者內及外也春秋內同姓而外異姓今齊與宋皆異姓曷為內宋而外齊乎宋襄奉齊桓所立之世子

而討齊之亂是以君臨臣故內宋也伐者宋公則戰者亦宋公曷為以師稱明宋公以順討不順不與齊師之得抗故稱師而不稱公

狄救齊

冬之伐衛稱人此稱狄不與救齊明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前乎此者皆書狄此伐衛何以稱人以邢與之俱也

邢以周公之盾而召狄以伐同姓之衛是邢與狄類
矣狄邢不可故人狄與人邢等正以愧邢之無異于
狄非予狄而進之也後二年盟邢齊狄俱稱人亦以
愧齊非與狄也穀梁以狄稱人謂善累而進之伐衛
所以救齊也果以救為善則當明進之于救齊矣何
救齊則狄之伐衛則進之豈伐人之更賢于救人乎
觀自後狄仍以國稱終春秋之世無復稱人則知伐
衛盟邢之稱人非進之也明矣

不也對晉宋公俱詳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大平曰立魯君

執稱人畧從國詞非與之也諸侯不相為治擅相執而不歸京師則強陵弱衆暴寡不復知有天子矣故畧而人之左傳曰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此亦疑霸主擅執諸侯而以不道於其民告當時習焉以為故實非春秋之例也若宋人執滕子嬰齊邾人執鄆子用之二君皆橫遭暴虐曷嘗有不道於民間執諸侯凡十有三執

宋公不言楚子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執曹伯畀宋人繫於晉侯入曹之後不專言晉侯執也惟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稱爵其稱人者九豈皆不道於其民耶或曰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同一執歸京師而有稱人與爵之分非不道於民與否之別乎余曰不然翫春秋書法言歸於者謂歸其所當歸順詞也言歸之于者謂不得已而歸之勉強之詞也曹成公以殺太子自立晉侯

執而歸於京師順也故曰歸於也衛成公之執晉侯
使醫衍實酖之陽為元咺申訟陰實洩已之怨迨殺
之不可以歸不可不得已而始歸京師非勉強乎故
曰歸之於也書爵書人之分蓋在於是滕子名者由
宋人執而以名告也胡氏謂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
裳之會宋襄既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固宜書名
著其罪也然小國不與衣裳之會如杞薛邾莒夫子
皆不之罪何獨於滕為罪而名之且齊桓屢會而滕

不至未之一討宋襄始會而滕已先至反見執焉尚
得謂之宜執乎觀宋襄之執滕君用鄆子盟曹南而
又圍曹其暴虐不減桀紂豈春秋之所與乎不與宋
襄即不罪滕子可知矣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鄆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秋宋人圍曹

衛人伐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盟于齊者修桓公之好也何諱公而人諸侯乎以楚與盟也楚與盟則中國將胥聽於楚可不戒哉故春

秋謹之

梁亡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夏郟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 西宮災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齊桓北伐山戎南伐楚東却淮夷城邢衛以扞狄其
於內安外攘亦云勤矣桓公歿孝公不能繼父之業
而反與狄盟甘同非我族類是齊亦狄矣不可以狄
齊故人狄與人齊等實以愧齊之無異於狄非與狄
而進之也

冬楚人伐隨

入黃入滑入盟于齊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前與邢伐衛稱人此仍書狄其非進之也明矣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十此皆諸侯也畧而稱人以宋公求諸侯於楚為可恥也故畧之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

以伐宋

執宋公者實楚子不言楚執者存中國也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春來獻捷

不言獻宋捷者與不言楚執同一義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盟于薄請釋宋公於楚子也不曰會楚子而曰會諸

侯不與楚之專釋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七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及者我及之言及不言公與大夫或以微者將或內
為公諱升陘之戰為公諱敗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夏用夷禮故子之非紕爵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宋圍徐

夏狄伐鄭

八月己巳圍宋公及箕入彈干以宋而如鄭

秋七月

鄭伐宋之彈干公鞅如也

冬天王出居于鄭

及不言公與大夫並以歸者深及內

晉侯夷吾卒

八月入彈干伐鄭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禮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夫所謂滅同姓名者非
夫子惡之而輒名之也蓋同姓之滅必告於廟告則
滅國之君當於廟稱名曰某爵某滅某國以告故史
亦書其名也若滅異姓之國不告廟則不稱名矣左
氏曰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
祖廟同族於禰廟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
胙祭臨于周公之廟觀同姓諸侯之喪必臨于廟則
同姓諸侯之國滅自必告於廟矣先儒誤解稱名為

罪滅同姓遂謂夫子名之不知滅同姓之惡固無待
貶而自見夫子豈有以人臣而輒名諸侯自以為賞
罰之權在已可以名之而不為僭耶夫齊與萊楚與
莸皆同姓也齊滅萊楚滅莸齊楚二君不名明非魯
之同姓不告廟也蔡侯般魯同姓也楚殺而滅之則
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非滅魯同姓而名以
告廟之證乎若晉之滅虢滅虞宋之滅曹皆魯同姓
而晉宋之君不名者以虢未言滅虞公書執而曹止

書入傳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與夫告執
告入而不告滅俱不告於廟故不名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齊人者齊侯也夏之伐我北鄙稱人者齊孝公也則
春之侵我西鄙稱人者寧獨非孝公乎盟泚盟向乃
衛人平莒於我於齊何與而屢以師加故畧而人之
侵者潛師侵掠擄其人民畜產也伐則禦之侵則追
之明有條也齊後稱師者以侵可稱人追不可以人
稱故師之非前少而後衆亦非謂設伏以邀我也鄆

楚者齊地至鄰者言追之遠也遠追而弗及是齊以輕
夏師撓我速進而速退欲我之疲於奔命也公羊穀梁
二曲為之說俱不得其解

夏齊人伐我北鄙

公春來侵而遠追弗及夏又伐而師不入境明以輕師
屢進而撓我展喜之對適合其機非孝公真能服善
楚而班師也果服善而悔過何不遂與魯平而致魯有

公楚師之乞哉

公子遂如楚乞師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子歸而楚人與魯平而好魯亦

冬楚人伐宋圍緡

喜之機而合其謀非奉公其謀非善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又夏又於而而不入穀陽以驛

公至自伐齊

北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必非之而於齊命也公羊歸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之也也也而也也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是楚子也而人之不與荆蠻之圍中國也人楚子則不與諸侯之從於楚亦可見矣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魯不與圍而往與盟中國之翕然宗楚於斯極矣微城濮之戰周之玉步幾敗天下所以思霸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二 侵曹以出其不意伐衛以張其罪討皆剪楚之黨而
振其軍威為救宋先聲兩書晉侯者各從所赴也晉
於曹衛雖曰修怨然二國實楚之黨救宋之師必假
道於二國二國不先摧破而輕率以進則前有強楚
之阨後有曹衛之阻若楚據險以老我師曹衛斷後
以絕我餉則七百乘之師適為禽耳故先破曹衛而
又執曹伯出衛侯使二國滅亡之不暇恤而後晉師
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威聲遠播強敵自懾故楚子聞

之而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也至於私
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乃離其黨援激其
從我兵法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文公好謀而能
懼子玉恃勇而多驕此楚之所以敗於晉歟論者以
夫子言晉文譎而不正遂無一不以為譏不知譎而
不正與正而不譎皆霸術也顧時有緩急勢有難易
當齊桓之世先未有霸諸侯渙而不羣桓以禮信屬
之而又綏之以德幾數十年然後中國諸侯翕然宗

之故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時荆楚雖強猶知畏懼召陵之伐服罪請盟非若晉文時楚橫益熾伐齊圍宋氣吞中國諸侯咸惴惴焉有倒懸之勢此豈禮義所能柔服者使非文公藉齊秦之合鼓訓練之師謀致子玉覆其軍殺其將使楚再世不競則中原未必不折而入楚矣時與勢迫又安得虛言揖讓以坐長寇讐乎夫兵不厭謀幾不可失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而豈得以文之多謀為罪乎彼宋襄云不鼓不

成列不禽二毛此下愚之為徒喪師辱國耳又豈得
以不譎而賢之乎要之霸之所以不若王者以志不
忘利無大公無我之心所以為隘非謂好謀多算之
即非正正之師也學者審乎此而後可與論霸王矣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

戰者皆陣而決機於俄頃安有主乎戰與不主乎戰之分按春秋魯與列國戰者三會列國戰者二列國自相戰者十有六皆稱及而公羊謂及者我欲之穀梁曰內為志後之釋經者遂皆以及為主乎是戰謂書及為貶詞夫文之謫而不正是其霸術之卑而內安外攘寧非一戰之功夫子作春秋辨是非有善必獎而於如是之大勳誅之不少與度聖人必不如是之

隘苟以及為貶詞假令孔子欲予晉文則是後也將
書楚人及晉侯戰耶抑舍及而別有書法耶

楚殺其大夫得臣

衛侯出奔楚

胡氏曰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
著文之罪也按衛獻公出奔定姜曰舍大臣而與小
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
余以中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

告無罪是獻公實有罪者而不名何獨於成公之不
名為罪晉文也同一例而義殊豈夫子昭示後人之
意乎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
于踐上

陳侯如會

公朝于王所

穀梁謂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胡氏曰朝於廟禮

也於外非禮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按天子巡狩諸侯朝於方嶽非朝於廟也寧亦謂非其所乎胡氏又曰天子巡狩有常時諸侯朝於方嶽有常所其宮室道途可以預修故民不勞其共給調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今天子下勞晉侯公朝於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不知時有常變事有經權周室衰微楚勢日張當其戍穀圍宋威震諸夏微文公之一戰勝之楚幾改物而中原皆為楚矣功

在王室澤在生民天子迎而勞之誰曰不宜而以王
所為勞民費國亦弗審乎輕重之權矣且天子一宿
之地即為王所豈在宮室儲侍之脩假令時巡道出
諸侯之境乘輿咫尺禮無不覲寧亦曰非常所而不
朝抑朝而以非所為譏乎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左傳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
侯納之曰歸胡氏曰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

士國何以名殺叔武也按欵大之殺叔武公弗與知果知之當直書其殺弟矣不應俟復歸始貶春秋之復歸有三衛侯鄭曹伯襄衛侯衎皆書名何獨於鄭之名為以罪書乎

衛元咺出奔晉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春秋經傳集解

春秋經傳集解

四十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

于温外敵來

天王狩于河陽

河陽即温也晉侯大合諸侯於温請王巡幸以申朝

禮聖人嫌於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特書曰天王狩

也言温則小言河陽則大天子不為一邑巡幸所以

大其狩也言其郊矣不熟對野觀故須春林之射

壬申公朝于王所九也莊大之歸也為公弗與味果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執衛侯稱人非霸討也執歸京師示不敢專固禮也
但晉侯為臣執君又使醫衍酖衛侯明以私怨報復
非真為其不道於民也殺之不可以歸不可不得已
而歸之於京師豈真尊天子乎其曰歸之於者勉強
之詞故畧而以人稱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書自晉者明有所恃也臣而恃外援以復不臣甚矣

大夫不言復歸言復歸者深著其挾勢抗君以惡復
入之罪也不曰復入而曰復歸者入則難詞歸則易
詞元咥倚晉勢以入國國人莫之敢抗猶易也故曰
歸晉文欲伏羲以霸天下而奈君臣之大綱其非不
待言矣此其所以為不正也歟

諸侯遂圍許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諸侯復歸于國無有不稱名者曹伯稱名例也胡氏

謂曹伯使其豎侯孺貨筮史以曹為解是以賂得國
故名之比於失地滅同姓之罪按左傳所載侯孺貨
筮史不言曹伯使明曹伯不與知也昔文王囚羑里
闕天之徒以美女奇物獻而得釋古未有非之者獨
於侯孺之賂免曹伯遂等曹伯於失地滅同姓之罪
則非特阻臣子忠愛之心而又失春秋歸國書名之
例未可以為訓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

泉

諸侯之大夫偕而與王臣公侯會故罪而人之王子

虎稱人公不書皆諱之也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平周公來朝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稱國以殺者明有罪也元咺構訟陷君擅敢廢置此
法所當誅者故以國討為文瑕立踰年稱公子不與
元咺之專立也稱及明元咺累之也

衛侯鄭歸于衛

十一年鄭歸于衛

曹成公之執而歸書曰曹伯歸自京師衛成公之執
而歸書曰衛侯鄭歸于衛何書法迥異乃爾蓋曹伯

之歸以曹人請之晉人歸之內外咸順如事畢而告
至故以歸自京師為文衛侯之歸雖王與晉侯釋之
而元咺及公子瑕猶在非去元咺及瑕國未可得也
故以外納為文書歸于衛者猶曰諸侯納之也凡自
外納入皆書名衛侯歸稱名例也

晉人秦人圍鄭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卜郊至四月非禮也家語郊之祭也迎長至之日也

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

日用主宰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

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據此

則魯之郊當在寅月或以卯月或以子月非失時則
僭矣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卜筮夫郊祀后稷以
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
宜其不從也獻子之言明魯之郊主於祈穀而逾於
啓蟄故為譏耳卜者何卜其日也周之始郊定於冬
至不卜日也祈穀之郊則卜辛日以百穀之成在秋
其日為庚辛庚為剛日辛為柔日內事則用柔日祭
為內事故用辛也魯郊當於五月卜寅月之上辛不

吉則卜中辛不吉則卜下辛三卜而不從則不郊矣
四卜而逾於寅月非禮也免牲者不郊即卜免牲吉
則免之不吉則繫牲以待明年卜用今至於四卜而
免牲免之遲矣乃者遲之謂也猶者可已而不已之
詞郊重而望輕既不郊矣則望亦可已而猶三望所
以並志其失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及者內及外之詞非謂盟為衛人所欲也衛為狄所逼不得已遷都為狄困深矣今因狄亂而侵之外以

乘狄人之窘內以壯我民之氣機固不可失也然狄之強衛豈能遂勝之因其請平而與之盟亦足以服狄而固我圉矣不知止而必欲以新造之弱旅搏久畏之強敵設有潰敗悔何可追胡氏以盟狄罪衛此亦不審乎時勢之論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晉人敗狄于箕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晉八朝八德八外精

周春秋管窺卷五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金榜

謄錄監生臣夏毓圻



台北科技大學圖書館



3101305